

物讀年青

5 11994

!吧麗美更春青的你讓,人輕年

著 魏 魏



編會員委作工市津天團年青義主主民新國中
版出社版出俗通津天

1397



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總0016】丙13

編輯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天津市工作委員會
版者：天津通俗出版社
(天津羅斯福路259號)
行者：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刷者：天津通俗出版社印刷廠
(天津羅斯福路259號)

(前知識書店1版20,000冊)
1—13,200 (32—54)

1952年10月初版
定價1,700元

目 錄

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	魏巍	一
青年戰鬥英雄林天發	柯原	一〇
「承認我是共產黨員」	紅維	一四
青年團員滕凱捨身炸大橋	周來	一九
小胡久	杜高	二九
值得愛和尊敬的人	吳明記	三四
我們戰鬥在朝鮮	丁明翔	三九
「毛澤東的好女兒」		

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

魏巍

青春是美麗的。但一個人的青春可以平庸無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虛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結結實實的步子，走到輝煌壯麗的成年。

年青的朋友們，這裏，我要向你們報告，毛澤東教導下的知識青年們，在朝鮮戰場上，怎樣度着自己的青春。

青年團員戴篤伯，他，二十四歲，是湖南的一個中學生。在志願軍某連當文化教員。他碰到的第一次戰鬥，是飛虎山戰鬥。他帶着一個担架組搶救傷員。當部隊衝上又高又陡的山頭，跟敵人展開激戰的時候，他還在山脚下蹲着。這時候，像一般初上戰場的人一樣，他覺着敵人的每一顆砲彈，每一顆子彈，都像專朝着自己飛來。但是，他想：「我能够這樣地害怕戰爭嗎！我爲什麼老蹲在這裏？我不是在決心書上寫過，要迎接對我的鍛鍊和考驗嗎？」他這樣想着，就站起來，往山上爬。他剛鑽進一個小樹林裏，忽然，有一顆砲彈正落到一棵樹上，把大樹炸斷了。他又連忙蹲下。這時候，在砲火閃閃的紅光裏，他看見山頭上，一個戰士滾下來。不知道是被子彈打中的呢，還是被石頭絆倒的。可緊接着，那個戰士又從山坡上爬起來，高舉着手榴彈，喊着什麼，又衝上去了。年輕的戴篤伯心裏想：「難道我就不能夠前進嗎？」他又站起來，努力把腰伸直了些，帶着担架小組爬了上去。這時

候，陣地已經被我們攻佔了。連長一見戴篤伯來，急忙關切地問：「怎麼樣啊，戴篤伯？你這是大姑娘坐轎，頭一回哩！」戴篤伯笑了笑，就準備把陣地上的一個傷員抬下去。可是，山陡，路小，沒法抬。戴篤伯就說：「那麼，讓我來措。」連長不答應，想讓別人來措。戴篤伯急得紅着臉說：「連長，我的決心書不是白寫的呀！」他說着，就把那個傷員措起了。可是，在陡坡上沒有走下多遠，就滿頭滿臉的汗，跌跌撞撞地走不動了。又掙扎着走了幾步，覺得心慌、口渴、頭昏、眼花，腿又酸、又軟，每邁一步，腿上都像有千把斤重。他想：「一個人怎麼這樣的重啊，我休息一會兒才好呢。」這當兒，也不知道怎麼把傷員碰着了，只聽背上「哎喲」了一聲。這使他的心比受了最嚴重的責備還要難過啊。他只扶着一棵小樹定了神，就臉朝後，手扒着陡坡，幾乎是爬行似的，咬着牙措了下去。……他到底把傷員措到了綁紮所。

當戴篤伯第二次趕往陣地去的時候，已經不害怕了。而且，他把戰士們的水壺灌滿了水，叮叮噹噹掙了一身。戰士們接到水壺幾乎樂得跳起來，拉着他的手，笑着，叫着。……敵人開始衝鋒了，大家勸戴篤伯下去。可是，他說：「不，我一定要打一個手榴彈！」敵人衝到面前了，到底戴篤伯跟戰士們的手臂一起，扔出了平生第一顆手榴彈。這不是一顆普通的手榴彈，這是一顆光彩的手榴彈，這是中國知識青年的鍛鍊決心！這顆手榴彈，在世界黑暗勢力的面前爆炸了；而且，年輕的戴篤伯，他親自聽見了這顆手榴彈爆炸的聲音。

在戰士們的請求下，給他記了一功。慶功會那天，他曾經對人說：

「這是我，戴篤伯平生最快樂的一天！」
 年青的朋友們！你們有過這種快樂嗎？你們願意有這種快樂而光彩的青春嗎？

這裏，我還想說一說那些女青年們的情形。在出國之前，爲了參加朝鮮莊嚴偉大的鬥爭，她們拿着決心書三番五次的請求。不允許，就賴在首長的房子裏不走，最後還不答應的時候，她們竟哭了。……她們的哭聲是這樣的誠摯。以至不得不允許了她們。她們是帶着笑，擦乾自己年青的眼淚出國的。

從跨過鴨綠江的那一天起，她們就揹起了多少東西——揹着背包，揹着十斤乾糧，十斤米，一把小鐵鍬，有的人還有一把小提琴。有一夜，行軍九十里，有的男同志還掉了隊，但是她們咬着牙，帶着滿腳泡，連距離都沒有拉下。過冰河，她們也像男同志一樣，捲起褲腳嘩嘩地淌過去。冰塊劃破了腿，就偷偷地包上也不言聲。露營了，就在山坡上用松樹枝支起一塊小雨布，擠在一起。夜間凍醒，就蹦一蹦，跳一跳再睡。第二天早起，她們的頭髮上結滿了霜。男同志們笑她們說：「嘿，你們演『白毛女』都不用化裝了！」她們也笑男同志：「還說哩，你看，你們不是『白毛男』嗎？」

二次戰役時，她們有不少人到野戰醫院做護理工作，立了功。

我曾經和傷員們談起她們的情形。有一個傷員興奮地說：「這些女同志，可不簡單哩。雖說人家以前是些學生，沒經過什麼鍛鍊，可是決心真大！自打她們到這兒來，給我們洗血衣呀，捉虱子呀，打水、打飯、饅飯呀，一天到晚，飯都顧不得吃。有些人給我們洗衣服手都泡腫了。我們就說：『同志呀，歇會兒吧，在家裏，你的衣服還是你媽媽給你洗呢，……你看，我們的衣服又是血什麼的，你不嫌髒嗎？』可是，她們翻翻眼說：『同志，你再別說這個，你們的血是爲了誰流的呢？……這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東西！』另外還給我們捉虱子，我們說：『這該怎麼謝你呢！』她們就又開玩笑地說：『美國鬼子那麼老大個子，你們還百兒八十的捉呢，難道我連幾個小小的虱子都捉不了嗎！』可是，

無論如何，我們不讓她們端大小便，誰知道又叫她們看破了。她們就反問我們：「你們不是常說階級弟兄嗎，……爲什麼分得這麼清呢？實說吧，這些天，我已經忘記了我是個女的了。」就這樣，她們白天忙一天，夜間還要拿着槍去担任警戒哩！」

「嘿，還有一個女同志，她是個團員，提起她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另一個躺着的傷員、擰起身子坐起來說：「那時候，敵人的飛機天天來，輕傷員能够走出去，可是我們重傷員怎麼辦呢？」她就我們往防空洞裏面措。有一次，敵機一共來了四五架，又是打機關砲，又是扔炸彈。我們屋裏一共三個重傷員，等到她措走兩個，第三趟回來措我的時候，我看見她滿頭滿臉又是汗，又是泥，渾身上下都是灰、土，不知道她在外面跌了多少跤啊。我就不讓她措，可是她不由分說地，又把我措起了。她搖搖晃晃地，剛一露頭，一梭子機關砲咕咕咕打在我們旁邊；附近的房子也炸着了，冒的烟看不見人。我就說：「同志，你把我放下吧，不要讓我連累了你！」她扭過頭來嚴肅地說：「你不要這樣說！」這時候，也確實措不出去了，她就把我靠屋牆根放下來，然後爬在我的身上護着我，並且說：「假若敵人把房子打倒，先壓住我，我寧願讓我自己負傷，也不能再讓你負第二次傷！」……當時，我的淚都流出來了，同志，你說她够不够一個青年團員！……」

年青的朋友們，你們看，她們是以何等的決心和氣魄度着自己的青春！你們也願意把這種豪氣放在自己的青春之中嗎？

有一天晚上，在行軍中，我和一個女同志走在一起。她個子不很高，看樣子不過十六七歲。她措着乾糧袋，還有一把二胡。兩個小辮子，在軍帽下垂着，遊打遊打的，活潑而輕快地走着，還輕輕地哼着什麼歌兒。

我問：「你是文工團的嗎？」

「是呀，」她回答，接着就告訴我她是才從一營回來的，她們那個小組在那兒呆了四天。說着，又繼續輕輕哼着她的歌兒。

我打斷她，又問：「這四天，你們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哪，第一天搜集英雄例子，第二天就編，第三天就排，第四天就演。今天剛剛演完，就出發了，你看，弄得我化的裝還沒有洗呢！」說到這兒，咯咯地笑起來；也許是怕我看見她臉上塗着的油彩，連忙伸手抓了一把雪，往臉上搓着。

我爲她們這種戰鬥式的工作作風驚訝了，我稱讚着。

她說：「可是粗獷得很哩！……不過，我們想到起作用就是了。你想，咱們的戰士們那有閒空，你光去「綉花」能行嗎？所以我們就來快的，簡單的。沒有燈，就在月光底下。沒有台子，就在院子裏，稻田上。行軍的時候，戰士們一邊走，我們就一邊給他們說唱。……我們反對樹林子裏頭耍大刀！」

「你們的文藝工作可做得真不少哩！」

「不只文藝工作哩！我們哪，是什麼也做，碰到什麼做什麼。我還做過伙夫呢！」

「伙夫？」

「呃，前方炊事員可忙哩，他們又送飯又送水，還要送彈藥。我看他們忙不過來，就要求當伙夫！另外，我還……」

「怎麼樣？」

「我還當了兩個月俘虜營的排長哩！」

我看著她那小小的個兒，說話那種孩子的神氣，不由得笑起來。

「你笑什麼！」她正正經經地說：「你別看他們那麼老高個子，他不服從我管理行嗎？我叫他們站著，他們就不敢坐著！」

我不敢大聲笑，只在心裏笑着。這時候，忽然哨音一響，部隊休息了。一閃眼，看不見她。一會兒，聽見遠處一個石崖上，她用年輕而清脆的聲音喊道：

「同志們，我們唱個歌兒好不好？」下面齊聲說：「好！」歌聲起了。在漢江對岸敵人探照燈的亮光裏，她的臂膀在輕捷地舞動著打着拍子。

歌聲一落，她走過來，端着兩缸子從小河裏舀來的冷水，給了我一缸子，另一缸子，她「咕冬咕冬」就喝了下去。喝過，兩隻手在腦後一叉仰著休息起來，兩條辮子垂在積雪上。

我不由得在腦子裏回想著：當半年或者一年之前，她們在父母面前，還是一個嬌聲嬌氣的孩子，在學校裏是一個文雅的學生。她們也許因為女友的手指頭偶然被小刀割破而大驚小怪，爲了自己的新衣服碰上一點點髒而心神不安，而現在竟然在離前線幾里路的地方，這樣的坦然、愉快，在全世界鬥爭最激烈最尖銳的戰場上做了這許多工作。這是多麼神奇的一件事！我不由得感嘆地說：

「同志！你們的進步怎麼這樣快啊！」

「那，靠黨的教育，也要靠自己有決心。」

「可是，你的決心是什麼呢？」

「我呀！」她羞澀地笑着，低頭看著自己的腳，沒有說下去。呆了半晌，才又說：「和別人的也

差不多！」

「那麼，是要決心入黨啊？」

她笑了。

這時候哨音一響，部隊又前進了。她抖了抖頭髮上的雪，我們又走在一起。

「不過，我們進步得快，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哩！」她說：「我們和戰士們常在一起，和英雄們在一起，我們自己也就勇敢起來了。」她非常有興味的談着：開始出國的時候，她措的東西很多，覺得走不動；可一看戰士們比她們措得還重，並且邊走邊說快板，自己也就走得輕快了。敵機打照明彈，自己覺得很害怕，可是戰士們却說：「給咱們點起天燈啦，真好走！」自己也就不覺得害怕了。有一次，她看護傷員，別的傷員樂哈哈的，有一個突破三八線戰役下來的傷員却唉聲嘆氣的。她問他爲什麼不高興，那個傷員說：「唉，同志，我流了點血，沒有什麼說的；只是我覺得我應該衝到三八線以南負傷，不該在三八線以北就負了傷……」另一次，她到前方參加戰鬥，敵人的砲火打得正猛烈的時候，有幾個戰士却在那兒滿不在乎地縫鞋子。她驚訝地想，爲什麼砲火連天的時候，戰士們幹這不相干的事情呢？一問，戰士們笑着回答：「不縫鞋子，等一會敵人垮了，怎麼追擊呢！」她說到這裏，讚嘆地瞧着我說：「你看咱們的戰士是不是英雄！在他們負傷以後，還想的是前進，在敵人的砲火最猛烈的時候，想的是追擊！我們跟這樣的英雄在一起，怎樣會不勇敢起來呢……我們將來，也會，……」

「也會怎樣啊！」我追問。

「也會……」她低聲又笑了一陣，好像很不容易直說出來。

「說呀！」

「也會當英雄。」她鼓足勇氣，說出了她的心靈的美麗的祕密。然後，她用力踢開一塊腳下的石子，抬起頭來，在黑夜裏，也可以看出她的眼睛裏閃着青春的火星。她嚴正地說：「你以為這是不能的嗎？」

「能夠的，當然能夠的。」我連忙點頭說。

「一定能夠的。」她肯定而嚴肅地說：「當然，我們很年輕，我們懂得的事還很少，我們是在平靜靜的環境裏長大的，我們還沒有經過什麼嚴格的鍛鍊和考驗，正是這樣，我必須把我放在爐火裏，看看我是不是塊鋼鐵。當老同志們談起他們那時代的艱苦鬥爭和英雄事蹟的時候，是多麼吸引我。英雄，英雄，它把我的心全部地吸引了。我總是想，我甚麼時候才能當一個英雄呢？才能給我的祖國一種甚麼貢獻呢？但是，我又想，他們究竟是怎麼熬過的呢，他們真偉大，真了不起啊，這種生活是多麼有意義啊，……可是我今天呢，也是在這樣做着了，我能不能感覺快樂嗎？我們的老團長看見我蹦蹦跳跳的，總是說：『小黃毛丫頭！一天樂呵呵的什麼哩！』我就是樂的這個呀！」

年青的朋友們，他們就是這樣度着青春的。這是快樂的青春，美麗的青春，英雄的青春！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誰不願意有這樣的青春呢。朋友們，青年團員們！我知道你們是那樣地喜愛丹娘、保爾和我們祖國的英雄們。你們常常談着他們，甚而把保爾的話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你們常常向自己發問：「我能不能做這樣的英雄呢？」可見你們對英雄行為是多麼嚮往，你們年輕的生命是多麼強烈地願意閃出英雄的火光。而今天朝鮮戰場上的青年們，已經給了你們光輝的榜樣。當你們讀到這篇英雄事蹟的時候，我想提醒你，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前，他們是跟你們一樣的人；那麼，他們可以做英

雄，你們也是完全可以這樣做的。朋友們，爲做一個祖國的英雄而奮發努力吧，不會有比這再光榮的了。讓我們在千千萬萬的崗位上，出現千千萬萬的英雄吧！讓我們偉大的祖國革命英雄主義的花朵遍地齊放吧！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

（原載於「中國青年報」）

青年戰鬥英雄林天發

柯 原

一個青年團員在朝鮮戰場的戰鬥事蹟

英勇戰鬥在朝鮮前線的人民志願軍的戰士們，他們是祖國最優秀的兒女，最可愛的人！在他們中間，出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蹟；這次回國的志願軍某部模範青年團員，優秀的機槍射手林天發同志，正是這千百個英雄人物中的一個。

林天發同志是個誠懇溫和的人，長着一幅樸實農民的臉，個子不高，身材却很結實。他今年二十六歲，在未到朝鮮前已是光榮的青年團員了。

當美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火燄燒到鴨綠江邊時，林天發同志帶着無比的憤怒，報名參加了人民志願部隊；他以高度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創造了動人的英雄事蹟。這裏敘述的只不過是他無數次戰績中的一個鏡頭。

五一年二月，英雄的漢江兩岸守備戰鬥開始了，敵人出動了幾乎全部的兵力，妄想把戰火重新燃燒到北朝鮮。

二月十三日下午，林天發同志剛打完了九天九夜的上月里東山五一三點五高地的守備戰，部隊下來後沒有休息，立刻又配合八連守備五八高地了。機槍二班是配合二排作戰的，守着一個山頭；沿着

山梁一百米遠又有一個山頭，是三排在守備，機槍三班配合，進入陣地後，連夜趕挖工事，第二天，敵人即猛烈進攻了。

山下的敵人兵力有一個團，配合着數十門大砲，十五輛坦克，二十多輛汽車。在進攻之前，敵人出動了二十五架飛機，瘋狂地向山頭擊炸、掃射，扔汽油桶。林天發正在工事裏監視敵人，一個汽油桶扔在附近立刻升起滾滾的濃烟，噴射出藍的火焰，林天發感到臉上一陣灼熱，原來油液已濺到他身上了，他立刻把帽子一扔，就地一滾將火壓滅，可是，耳朵上已經燒起很多小泡了，緊接着敵人又轉動了各種口徑的砲火，猛烈地向山頂轟擊，砲火炸飛樹枝，掀起樹根，山上的白雪頃刻間就打得看不見了，石頭泥土被砲火燦成一片黑色，硝烟籠罩着大地。林天發蹲在工事裏，暗暗地罵着：「看你們發瘋吧！反正不要想來佔領我的陣地。」

十點鐘，砲擊停止了，敵人數路向陣地衝來，沿着山溝衝向二排陣地的有一個排，林天發的機槍沉着地等他們走近來，猛的一陣掃向了敵人，立刻把敵人全部壓在溝裏了，有些鬼子拚命往深深的雪堆裏鑽，引得二班同志一片歡呼，喊着：「林天發打的真好，快下去繳槍抓俘虜呀！」

戰鬥激烈的進行着，敵人幾次衝鋒都被打退了。可是，這時三班的機槍射手都傷亡了，陣地很危急；林天發看見後，急忙挺身跳出工事，報告指導員要去三班打機槍，指導員說：「林天發，你去吧！過去作戰你打的很有名堂，這次要好好打，保持光榮呀！」林天發喊着：「人在陣地在，請首長放心吧！」就跑出去了。

三班陣地離二班陣地有一百米遠，林天發一出來，敵人發現了，機槍就不住點的向他身後掃來，子彈突突地打得地上直冒塵土，他敏捷的連爬帶滾，衝入了陣地，仔細一看，五六個敵人已衝

入下面三排的陣地。林天發抓住機槍，對準他們就橫掃過去，幾個人哇哇怪叫地滾下去。接着，敵人連續的又往上衝，先是一路，後來又分了三路，每次，林天發都等他們進到五六十米內，不停歇的猛掃一陣打退下去，一連氣打了六箱子彈，有三千多發，壓得敵人再也抬不起頭來，機槍下面堆了一片彈壳，而陣地前則是一片橫七豎八躺着的敵人屍體了。

當敵人每次排砲開始時，林天發就將重機槍搬入工事隱蔽休息，敵人一衝鋒，又急忙將機槍架起來打，敵人的砲火，雖然翻來覆去的轟擊着，林天發的工事上半部也被打壞了，但仍然消滅不了這一挺對他們的威脅最大的重機槍；打到下午，重機槍的架子壞了，林天發着急的將重機槍架在樹枝上打，可是不行，只打了三發子彈，就把樹枝震斷了。這時，眼看敵人就要衝上來了。林天發急壞了，不顧一切的跳出工事，抱起機槍架在左腿上猛烈向敵人掃去，敵人發現了他，集中火力對他掃射，右手立刻被彈片打傷了兩處，血直淌下來，林天發也顧不得包紮，緊緊抱着機槍，子彈像狂風一樣，向敵人掃去，終於又把敵人打退了。

天黑了，林天發蹲在工事休息，他想到：「這個山頭上就只贖我自己了，堅守陣地是困難的！」可是，他又想到，山下面就是那些殘暴絕頂的野獸們，就是那些專門燒殺姦淫的野獸們在進攻，想到朝鮮的老太婆見着志願軍就拉着戰士們的手哭訴，想到朝鮮美麗的城市、村莊，被炸毀得敗瓦頽垣，一片荒涼；想到在一條幾里長的道路上就躺了三十多個被美國鬼子姦淫而死的婦女的屍體；想到……林天發的眼睛紅了，他決心的克服任何困難，狠狠打擊敵人，爲朝鮮人民報仇。

第二天，林天發看到自己二班陣地上的重機槍沒人打不響了，他急忙飛跑過去，抓起那挺機槍，擊潰了衝上來的敵人。以後，他就掌握起兩挺重機槍，在兩個陣地上東西奔跑，那裏緊急到那裏打。

彈藥越來越少了，可是林天發摸透了敵人作戰的規律，趁敵人打排砲時，就滾出陣地到敵人屍羣中收集子彈、手榴彈，砲聲一停，馬上跑回陣地準備打反衝鋒。一次，一個砲彈落在附近，彈片打入他的背上，他感到熱呼呼的，眼前一陣黑，這時敵人又衝上來了，他擦擦汗，鎮定一下，一甩手打出幾顆手榴彈，把敵人打得亂哄哄的滾回去了。

副營長看到他負了幾處傷，勸他下去；他堅決不肯，在防空洞休息了一會，打了六個手榴彈，趁着營長去指揮作戰時，他飛快的跑回陣地。

已經兩天一夜沒有吃飯睡覺了，又累又睏，但他一想到朝鮮的人民，祖國的幸福，想到自己是個光榮的青年團員，就精神抖擻起來！

第三天，敵人又連續進攻了三次，每次都是六七十人分數路攻來，林天發數次被砲火所掀起的泥土埋進半個身子，又數次爬出來，用手榴彈打退敵人。最後一次，他剛打完前面的一羣，後面的敵人已來到跟前了，卡賓槍乒乒乓乓亂響，林天發的腿上也負傷了，但他用兇猛的手榴彈壓下去了爬上來的敵人。

三天來，林天發一個人共打退了敵人幾次衝鋒，打死了敵人三百六十多名，敵人負傷或拖出陣地的不在內。由於他在戰鬥中表現了優秀的品質，創造了輝煌的戰績，被記下兩大功。

戰鬥下來後，他養好傷，回到祖國來了，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英雄是永遠前進的，他絲毫不爲自己的成績而自滿，他仍是時時刻刻想到前線的同志們，想到戰鬥。他說：「我是個青年團員，這些成績都是黨和上級耐心的教育才得來的，今後，我要更好的練習技術，更漂亮的完成新的任務，爲人民立更多的功，爭取作個光榮的共產黨員！」

（原載於「新青年報」）

「承認我是共產黨員」

當去年美帝國主義侵略軍瘋狂地侵入了朝鮮國土，轟炸了我國的東北邊境，把侵略的戰火燃燒到我國神聖的邊疆時，青年團員郭光發同志，像千萬個中國青年一樣，勇敢地拿起武器，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

他曾經幾次向黨和上級表示：「在抗擊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我要像蘇聯青年團員馬特洛索夫一樣，絕不顧生死，以保衛祖國的安全，並爭取立功入黨！」

志願軍一渡過鴨綠江，一夜急行軍百多里，向前疾進；在冰天雪地裏，要翻過五十里地的妙香山，奔襲敵人。

路上太滑，一不小心就摔跌。郭光發一到宿營地，就給全班同志打草鞋穿，克服路滑的困難。一天一天艱苦地行軍生活，使他的胃病復發了，他爲了不使上級耽心，便向排長說：「排長，我不會掉隊，我爬也爬到宿營地；有了戰鬥任務，我爬也爬上戰場！」

激烈的戰鬥打響了。

排長命令郭光發送信到六班去。他一個人在敵人密集的砲火下跑得很快。忽然在前面公路上來了五十多個敵人，他一點也沒有害怕、胆怯，他心裏想：「非多打死幾個不可！」